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  
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 卷九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敬言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坊之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不語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第九卷

李謫倘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

蟠胸錦繡欺時彥

書草和番威遠塞

莫言才子風流盡

吟詩叫酒有連篇

落筆風雲逼古賢

詞歌傾國媚新弦

明月長懸采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嵩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字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出世之表十歲時便精通書史出口成章人都誇他  
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為李謫仙  
有杜工部贈詩為証

管年有狂客

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

声名從此大

汨沒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

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求仕進志欲遨  
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嘗遍天下美酒先登峨眉次  
居靈夢復隱子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

酣飲號為竹溪六逸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自不  
遠千里而往到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  
葉司馬經過聞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白隨  
口答詩四句

青蓮居士謫仙人

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麼聞名久矣  
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臨別問道以青蓮高  
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舉李白道自今朝  
政紊亂公道全無請托者登高第納贖者獲科名非



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晁董之才無由自達白所以  
流連詩酒免受盲試官之氣耳迦葉司馬道雖則如  
此足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李白從其  
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學士賀  
知章通姓道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  
解下金貂肴酒同飲至夜不捨遂留李白於家中下  
榻結為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  
談詩飲酒賓主甚是相得時光荏苒不覺試期已迫  
賀內翰道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大  
師監視官乃太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賢弟



金銀買囑他便有冲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  
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下官寫一封劄子去預先囑  
托或者有薄面一二李白雖則才大氣高過了這等  
時勢況且內翰高情不好違阻賀內翰寫了東帖投  
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接開看了冷笑道賀內翰受  
了李白金銀却寫封空書在我這裡討白人情到那  
日專記如有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特  
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人盡呈卷子李白  
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  
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塗抹道這樣書生只

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着襪  
脫靴喝令將李白推搶出去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怒氣冲天回至內翰宅中立  
誓之後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  
靴方纔滿願賀內翰勸白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  
待三年再開試場別換試官必然登第終日共李白  
飲酒賦詩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賚國  
書到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  
下次日閣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 宣翰



林學士拆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階啟奏此  
書皆是鳥獸之跡臣等學識淺短不識一字天子聞  
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双目如  
盲亦不曉得天子宣問滿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  
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龍顏大怒喝罵朝臣枉有許  
多文武並無一個飽學之士與朕分憂此書識不得  
將何回答斧落番使却被番邦笑耻欺侮南朝必動  
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勅限二日若無人識此番  
書一槩停俸六日無人一槩停職九日無人一槩問  
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聖旨一出諸官默默無言再

無一人敢奏天子轉添煩惱賀內翰朝散回家將此  
事述於李白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  
第為官不得與天子分憂賀內翰大驚道想必賢弟  
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保奏次日賀知  
章入朝越班奏道臣啟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  
白博學多能要辨番書非此人不可天子准奏即遣  
使命賚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  
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  
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  
貴說這句恐得罪於朝貴隱口刺着 高二人使命



回奏天子初問賀知章李白不肯奉詔其意云何知  
章奏道臣知李白文章蓋世學問驚人只為去年試  
場中被試官屈批了卷子羞搶出門今日教他白衣  
入朝有愧於心乞陛下賜以恩典遣一位大臣再往  
必然奉詔玄宗道依卿所奏欽賜李白進士及第着  
紫袍金帶紗帽象簡見駕就煩卿自往迎取卿不可  
辭賀知章領旨回家請李白開讀備述天子惓惓求  
賢之意李白穿了御賜袍服望闕拜謝遂騎馬隨賀  
內翰入朝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李白至金階拜舞  
山呼謝恩躬身而立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富如暗



得燈如饑得食如旱而雲開金口動玉青道今有番  
國賣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為朕分憂白躬身奏道  
臣因學淺被太師批卷不中高太尉將臣推槍出門  
今有番書何不令試官回答却乃久滯番官在此臣  
是批點秀才不能稱試官之意怎能道皇上之意天  
子道朕自知卿卿其勿辭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  
觀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對御座前將唐音譯  
出宣讀如流番書云

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麗與  
俺國逼近邊兵屢屢侵犯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



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和將高麗一百七十  
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  
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鄭頡之承率賓之  
馬沃州之錦湄沱河之鯽九都之李樂遊之梨你  
官家都有分若還不肯俺起兵來廝殺且看那家  
勝敗

衆官聽得讀罷番書不覺失驚面面相覷盡歎難得  
天子聽了番書龍情不悅沉吟良久方問兩班文武  
今被番家要興兵搶占高麗有何策可以應敵兩班  
文武如泥塑木雕無人敢應賀知章啟奏道自太宗

皇帝三征高麗不知殺了多少生靈不能取勝府庫  
為之虛耗天幸蓋蘇文死了其子男生兄弟爭權為  
我鄉導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薛仁貴統百萬雄兵  
大小百戰方纔殄滅今承平日久無將無兵倘干戈  
復動難保必勝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止願吾皇聖  
鑒天子道似此如何回答他知章道陛下試問李白  
必然善於辭命天子乃召白問之李白奏道臣啟陛  
下此事不勞聖慮來日宣番使入朝臣當面回答番  
書與他一般字跡書中言語羞辱番家須要番國可  
毒拱手來降天子問可毒何人也李白奏道渤海風



俗稱其王曰可毒猶回紇稱可汗吐番稱贊普六詔  
稱詔訶陵稱悉莫威各送其俗天子見其應對不窮  
聖心大悅即日拜為翰林學士遂設宴於金鑾殿宮  
商迭奏琴瑟喧闐嬪妃進酒彩女傳杯御音傳示李  
卿可開懷暢飲休拘禮法李白盡量而飲不覺酒濃  
身軟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次日五鼓天子升  
殿

淨鞭三下響

文武兩班齊

李白宿酒猶未醒內官催進朝百官朝見已畢天  
子召李白上殿見其面尚帶酒容兩眼兀自有朦朧



之意天子分付內侍教御厨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  
來須臾內侍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天子見羹氣太  
熱御手取牙筯調之良久賜與李學士李白跪而食  
之頓覺爽快是時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且驚且喜  
驚者恠其破格喜者喜其得人惟楊國忠高力士恠  
然有不樂之色聖旨宣番使入朝番使山呼見聖已  
畢李白紫衣紗帽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手捧番  
書立於左側柱下朗聲面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李  
白道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有詔批答  
汝宜靜聽番官戰戰兢兢跪於階下天子命設七寶



床於御座之傍取于闐白玉硯象管兔毫筆獨草龍  
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錦  
墩草詔李白奏道臣靴不淨有污前席望皇上寬恩  
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  
士脫靴李白又奏道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  
方敢奏天子道任卿失言朕亦不罪李白奏道臣前  
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  
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  
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  
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際恐拂

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口自揣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脫靴今日特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話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常言道

冤家不可結

結了無休歇

侮人還自侮

說人還自說

李白此時昂口得意躡襪登褥坐於錦墩楊國忠磨得墨濃捧硯侍立論來爵位不同怎麼李學士坐了楊太師到侍立因李白口代天言天子寵以殊禮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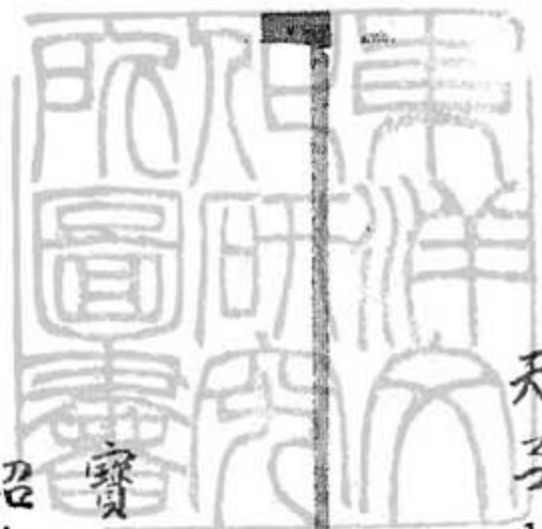


太師奉旨磨墨不曾賜坐只得侍立李白左手將鬚一拂右手舉起中山兔穎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揮灑草草就嚇蠻書字畫齊整並無差落獻於龍案之上天子看了大驚都是照樣番書一字不識傳與百官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明誦一遍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可毒自昔石卵不敵稅龍不鬪本朝應運開天極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鵠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烏波斯獻捕鼠之絛拂

秣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珠貢于林  
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酥之獻無非  
畏威懷德買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  
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衡大之明 與况  
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  
芻糧萬分不及若陸怒是逞鸞驕不遜天兵一下  
千里流血君同頽利之俘國為高麗之續方今聖  
度汪洋怒爾狂悖急宜悔禍勤修歲事毋取誅儻  
為四夷笑爾其三思我故論

天子聞之大喜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然後用



寶入函李白仍叫高太尉着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  
詔李白重讀一遍讀得聲韻鏗鏘番使不敢則声面  
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拜朝賀內翰送出都門番官  
私問道適纔讀詔者何人內翰道姓李名白官拜翰  
林學士番使道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內  
翰道太師大臣太尉親臣不過人間之極貴那李學  
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番使  
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國王看了國書大  
驚與國王商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教得寫了降  
表願年年進貢歲日來朝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



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啟奏臣不願受職願得逍遙散誕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璧奇珍異寶惟卿所好李白奏道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遊陛下遊幸日飲美酒三千觴足矣天子知李白清高不忍相強從此時時賜宴留宿於金鑿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聽得鑼鼓齊鳴見一簇刀斧手擁着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并州解州失機將官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着个美丈夫天生得甚是英偉叩其姓名聲如洪鐘谷道姓郭



名子儀李白相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為國家柱石遂唱住刀斧手待我親往駕前保奏眾人知是李謫仙學士御手調羹的誰敢不依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討了一道赦勅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異日銜環結草不敢忘報此事閣過不題是時官中宸重木芍藥是楊州貢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時謂之木芍藥官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顏色那四樣

大紅

深紫

淺紅

通白

玄宗天子移植于沉香亭前與楊貴妃娘娘賞玩詔  
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對妃子賞名花新花安用舊  
曲遽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官有內侍說道  
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龜年不往九街不  
走三市一逕尋到長安市去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  
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為醒者傳

李龜年道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大踏步上樓梯  
來只見李白猶占一個小小座頭卓上花瓶內供一



枝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與得酩酊大醉手執巨  
觥兀自不放龜年上前道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  
快去眾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閒看  
李白全然不理張開醉眼同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  
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了這句詩就瞑然欲睡李龜年也有三分主意向  
樓窻往下一招七八個從者一齊上樓不由分說手  
忙脚亂抬李學士到於門前上了玉花廳眾人左扶  
右持龜年策馬在後相隨直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

遣內侍來催促了勅賜走馬入官  
龜年遂不扶李白  
下馬同內侍幫扶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  
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兀自未醒命內侍  
鋪紫氍毹于亭側扶白下馬少時親往省視見白口  
流涎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妾聞冷水沃  
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  
之白夢中驚醒見御駕大驚俯伏道臣該萬死臣乃  
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攬起道今日同妃  
子賞名花不可無新詞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三章  
李龜年取金花牋授白白帶醉一揮立成三首其一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  
會向瑤台月下逢

其二曰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  
天子覽詞稱美不已似此天才豈不壓倒翰林院許



多學士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眾子弟絲竹並進  
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歛繡巾再拜稱謝  
天子道莫謝朕可謝學士也貴妃持玻璃七宝杯親  
酌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勅賜李白  
遍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  
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  
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一日貴妃重吟前所製清平  
調三首倚欄嘆羨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間奏道奴  
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  
貴妃道有何可怨力士奏道可憐飛燕倚新粧那飛



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后則今畫圖中畫着一個武  
士手托金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個便是趙  
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手執花枝顫  
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匿于  
複壁之中成帝入宮聞壁衣內有人咳嗽聲搜得赤  
鳳赦之欲廢趙后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遂終身不  
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此乃諷毀之語娘  
娘何不熟思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為養子  
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  
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

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內宴亦不宿殿中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存疎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友時人呼為飲中八仙却說玄宗天子心下寔是愛重李白只為宮中不甚相得所以疎了此兒見李白屢次乞歸無心戀闕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許卿暫還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一給與李白奏道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沽



一醉足矣天子乃賜金牌一面牌上御書勅賜李白為天下無憂學士逍遙落托秀才逢坊喫酒遇庫支錢府給千貫縣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敬者以違詔論又賜黃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從者二十人白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朵御酒三杯於駕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携酒送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樽壘不絕只有楊太師高太尉二人懷恨不送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別李白集中有還山別金門知己詩略云

恭承丹鳳詔

欵起煙蘿中

一朝去金馬

飄落成飛蓬

閒來東武吟

曲盡情未終

書此謝知己

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  
逢坊飲酒遇庫支錢不一日回至錦州與許氏夫人  
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日往  
月來不覺半載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  
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藏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  
騎一健驢任意而行府縣酒資照牌供給忽一日行



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李白  
生計要去治他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着  
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  
覩見了連聲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速令公吏  
人等拿至廳前取問李白微吐詐醉連問不答知縣  
令獄卒押入牢中待他酒醒着他好生供狀來日決  
斷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掀髯長笑獄官  
道想此人是風顛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獄官道  
既不風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為何到此騎驢擔突  
縣主李白道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將紙筆置於



案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獄  
官笑道且看這風漢寫出甚麼來李白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  
泣長安列八仙竹溪稱六逸曾草嚇索書聲名播  
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鑾為寢室啜羹御手調流涎  
御袍拭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尚容  
乘馬行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入獄驗金牌便知  
來歷

寫畢連與獄官看了獄官說得魂驚魄散低頭下拜  
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由己萬望海



涵赦罪李白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  
牌聖旨而來所得何罪拘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即忙  
將供狀呈與知縣并述有金牌聖旨知縣此時如小  
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叅見李  
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  
賜憐憫在職諸官聞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廳  
上正面坐下衆官庭叅已畢李白取出金牌與衆官  
看牌上寫道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  
者以違詔論汝等當得何罪衆官有罷聖旨一齊低  
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李白見衆官苦苦哀求嘆道

你等受國家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  
非方免汝罪眾官聽說人人拱手個個遵依不敢再  
犯就在廳上大排筵宴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  
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為良牧此事聞於他郡都猜道  
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覘風考政無不化貪為廉  
化殘為善李白遍歷趙魏燕晉齊梁吳楚無不流連  
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祿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  
誅國忠於軍中縊貴妃於佛寺白避亂隱於廬山永  
王璘時為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志聞白大  
才強偏下山欲授偽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未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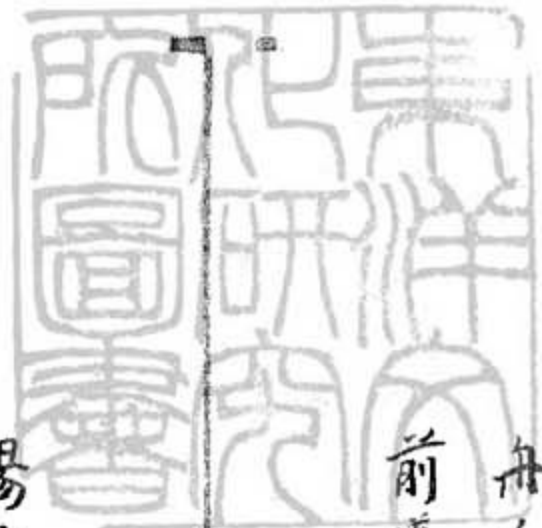


肅宗即位於震武拜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克  
復兩京有人告永王璘謀叛肅宗即遣子儀移兵討  
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身逃至潯陽江口被守江  
把總擒拿把做叛黨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  
學士即喝退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  
昔日長安東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  
壓驚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為李白辯冤且追叙其赫  
蠻書之功荐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報也正  
是

雨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時楊國忠已死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  
迎歸為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肅宗乃白  
為友拾遺白嘆宦海沉迷不得逍遙自在辭而不受  
別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洞庭岳陽再過金陵泊舟於  
采石江邊是夜月明如晝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  
際樂聲嘹唳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  
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  
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  
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  
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



陽冰具表奏聞天子勅建李謫仙祠于采石山上春  
秋二祭到宋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采石  
江見錦帆西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寫詩伯二字書  
生遂朗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

錦繡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云

夜靜不堪題絕句

恐驚星斗落江寒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那船泊千米石之下舟中  
人紫衣紗帽飄然若仙逕投李謫仙祠中書生隨後  
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至今人



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為第一

嚇蠻書草見天才  
天子調羹親賜來  
一自騎鯨天上去  
江流米石有餘哀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烟花風景眼前休  
此地仍傳燕子樓

鴛夢肯忘三月蕙  
翠鬢能省一生愁

柘因零落難重舞  
蓮為單開不並頭

嬌艷豈无黃壤瘞  
至今人過說風流

話說大唐自政治大至大孝皇帝謚法太宗開基之  
後至十二帝憲宗登位是一百九十三年天下死事  
日久兵甲生塵刑具不用時有禮部尚書張建封做  
官年久恐妨路遂奏乞骸骨歸田養老憲宗曰卿